# 春深锁全

春深锁

她轻轻的收起芙蓉帐，缓缓的踱到了梳妆镜前。锃亮的铜镜里，一张绝美的脸，却有着憔悴的容颜。

即使不施脂粉，她也对自己的美貌有十足的信心。她的手慢慢的抚摸过自己的脸颊，游向饱满的双峰，在那顶端忘情的流连，直到自己忍不住发出动人的娇喘。

她的手，十只青葱玉指，似乎是有自己的生命一样，拨弄探索着滑进了轻软的纱裙深处。

幽密的溪谷，染得她湿滑满手。

万种寂寞，能与谁人说……

她望着丈夫的遗像，整理了一下略微散乱的云鬓，羞红着脸收回了手。战死沙场的丈夫开创了一片自己的天地，却把寂寞留给了她一个人，望着江东父老尊敬的眼神，她只能把所有的闺怨，深深的埋进心底。手，不自觉的在修长笔直的腿上摩娑，新婚之夜丈夫那豪迈的笑声仿佛又在耳边回荡。

那一晚，丈夫沉醉于她的美貌，她沉醉于丈夫的英豪。当那伟岸的身躯压上她娇弱如春天的初蕊般的躯体时，疼痛中的她，有的只是满足和喜悦。她的脸上因为回忆而浮现了娇艳的笑容，手指终于决绝的伸进了紧密的肉缝之中，在洞口小心翼翼的拨弄着。她在宽大的凳子上蜷起美丽的身子，靠自己来取悦着自己。

随着玉津汩汩流出，她的空虚暂时得到了填补。但随之而来的，是更深的寂寞。

妹妹……她突然想到了正在卧房之中，等待着自己举世闻名的丈夫的妹妹。

很难说，姐妹两个谁更幸福一些。一个战死沙场，一个终日繁忙。守着活寡的妹妹，除了多一分希望之外，又能比她好到哪里去？枉姐妹二人同负天下艳名，绝世风华仍换不来枕边一句甜蜜的私语。

这几天是大胜敌寇的喜庆之日，无端想些凄冷之事，倒也真是她的身畔，过于寥落了。

她苦笑着，心下思忖，今晚的私宴，他肯来吗？

他来，仅叔嫂二人对饮，纵使遣退了无关人等，也难留贞妇之名。他不来，心中那浓浓的渴望，却又不知道该如何宣泄。矛盾吗？她自嘲着。淫妇，心底冷冷的声音在责骂着她。

她淡淡的一笑，褪去了一身的素白典雅，为了那个心底的声音，她已经让自己蛰伏了太久。

这一回，她只想放纵。对不起自己的妹妹，她也不在乎了。

黛眉轻扫，朱唇稍点，胭脂浅涂。肤若凝脂，光滑如镜，唇若初樱，眉若远山。眼波盈处，仿佛两处深潭，把人吸入不见底的温柔。轻系纱裙，罗带微分，淡粉的衣物下，玉腿若隐若现，趾甲上一点鲜红，凤仙花汁的香气让一双玉足便足以迷倒众生。

她看了看身上的打扮，微笑着摇了摇头，若他进门时看见，以他的性格，定然会转身而去吧。她半嗔半怨的叹了口气，将一件白袍加在了身外，挡住了姣好的身材，收起了一室春光。

走进外堂，下人已经准备好了一切，酒香从铜樽里升起，撩拨着她的春心。

午憩了很久吧，天色已然昏暗。她坐在桌旁，静静的等待着，一如她新婚时等待着战场上的夫君一般。

踏着初升的夜色，他风尘仆仆的来了，甲上还留有战火的痕迹，但眼中有的只是喜意。

她微笑，以他少年得志，如今又打了一场足以令他流芳百世的胜仗，那张俊美的脸上，写满了意气风发。这样的男人，怎么能不让人心动？她微赧了双颊，羞涩的发现这样英挺的身影，就已经让一股热流开始向下体汇聚。

「叔叔，请。」她压住心头的躁动，强做镇定的招呼。

他坐到了客位，脸上有些不解：「子敬和兴霸呢？他们没有来吗？」

她当然不会告诉他，今晚她的座上宾，只有他一个人，这个算是她的小叔，也是她的妹婿的男人，「仲谋和夫人与他们有家事相商，他们少顷便到。」

她端起一杯酒，敬了一敬，于袖内浅抿一口，晕红让她的双颊又添几分丽色，几乎让他看得痴了。她妹妹之美艳，并不在自己之下，但男人的天性，没有得到过的，往往要好上几分。

「既是如此，便也不用等了。只有我与嫂嫂二人，谈话也方便些。」